通志堂經解

[illegible]二 12
1.419
162

詩補傳卷第一

國風　　逸齋

周南 召南說附

昔者先聖孔子誨人以經固莫詳於詩而聖人之論詩又以二南爲大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不學牆面古之格言先聖謂人而不爲二南之學辟之面牆而立豈能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曰能學猶不學也夫二南之詩先聖所以大之者以其所陳皆文王正始之道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歷觀古之帝王道統之傳雖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

遠而事罕傳或世衰而事已駁求其王者與后妃兩盡其道莫若文王大姒故取之爲萬世表準然必立周南爲王者之法立召南爲諸侯之法其來已久疑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說豈非周之舊典與蓋關雎言后妃能不妬忌故和樂而知好賢鵲巢言夫人能不妬忌故均一而安於拙貞可以爲王者諸侯之配冝冠諸篇首爲王者諸侯齊家之矜式其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録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論也若夫周南既爲王者法猶與召南同謂之國風則其言深矣蓋文王之時紂猶在上文王遵養自晦不居其聖故能蒙大難而無害小心事商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德後之録詩者原文王之心故雖存王者之事於周南特婉其名謂之國風且與召南同齒於一國豈非得文王之心與夫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姒爲配而二南乃分爲王者后妃諸侯夫人何哉蓋文王之聖備道全美無施不宜故用之天下用之一國何

所不可大姒之賢亦儀刑于文王故爲后妃爲夫人亦無不可者文王旣謙退避紂故録詩者以文王之事託之后妃以諸侯之事託之夫人雖曰大姒之賢足以當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詩得之周南之地則繫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則繫之召公蓋旦奭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爲二公采地旦封周謂之周公奭封召謂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爲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其事雖雜出傳記而周公召公之稱旣已見于武王克商之始國語亦以周召畢榮爲文王之臣則周召固常輔佐文王固以其事託之豈非文王不居其聖之意與且周南召南旣爲天子諸侯之法固不能無天下一國之辨然其詩或得於周南或得於召南皆陳文王大姒風化之效固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教明之實邶鄘衞皆衞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録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常典治南

國之諸侯乎說者謂周公主內治召公長諸侯蓋本諸此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子西亦曰孔丘述三王之迹明周召之業夫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召以見先聖人屬意於此學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

關雎后妃之德也（雎七胥反）

文王未嘗稱王而大姒曰后后妃雖曰後世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蓋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

言后妃夫人特設此稱爲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然則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則周南加妃之字於后以明其配所以別天子之夫人耳召南之夫人則無所嫌故直謂之夫人也后妃之德則詩之所陳者是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風並如字）

關雎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雎爲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

比他卦爲悉備玩味大序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序詩者謂后妃有關雎之德爲正家之本故其動化天下效見於夫婦皆得其正天下夫婦皆正則比屋可封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之謂也其詩謂之風蓋取風之義天之所以動化萬物者莫神於風君之所以動化萬民者亦若此序詩者推言王者后妃之風化故舉王畿之内六鄉之人王畿之外六服之國爲言用之鄉人者謂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用之邦國者謂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申言風教之義謂化之所始既有感動之理則教之及人必有丕變之效宜近而六鄉之人遠而六服之國胥效胥然也說者以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爲用之邦國且大序之首上下皆論風化遽以歌詩勸入其中已不可信而謂鄉飲酒爲鄉人燕禮爲邦國牽合之甚今不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言詩出於人心方其心無所感則志亦無自而生迨其有感而動則志於是有所往昔人所謂在高山在流水是也故由其有感而在心則謂之志

由其既發而爲言則謂之詩以是知詩者原於志
有所往故其情之發越不能自默惟其感之者既
至則直言不足以暢其情於是作於聲氣而嗟嘆
見於容止而舞蹈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
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之出
於人心者如此烏得而已耶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此言詩既出於人心則其發越於外者皆情之真
也真情之發越既由於政之所感故其形於言者
始則單出而爲聲終則雜比而爲音謂之音則播
之金石絲竹矣實能寫人情之喜怒哀樂故審其
音之安樂則知政之和審其音之怨怒則知政之
乖審其音之哀思則知民之困夫民至於困則無
政之可言矣非審樂知政之君子不足以語此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言詩之功用如此其大事之得失若可以自欺
而矢詩以歌之是是非非有不可掩者天地之高
厚鬼神之冥漠若難於感動而歌詩以祀之產祥
降嘏有不可誣者蓋詩原於人心之誠正無一毫
之私僞故形於美刺則吟咏而不厭播之聲音則
對越而無愧曰莫近於詩謂詩之道貫通乎幽明

為不遠矣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言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絃歌其用爲甚廣蓋詩本於誠正故正聲入乎耳而善端油然動於中彼夫婦不以正合者聞詩人所陳夫婦之道必能反經而遵禮矣彼孝敬有虧於身者聞詩人所陳孝敬之行必能知悔而有成矣彼人倫有陷於薄者聞詩人所陳人倫之懿必能相率而歸厚矣上而感格於君心知教化在於謹始必能端本自反而教化美矣下而感格於庶民知風俗貴於不偷必能省身自愧而風俗移矣詩之感人其效之速有如此者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論詩之體有六本之風化者風也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爲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正言其實者雅也揚揄其美者頌也有一篇之中具數體者有一篇之中專用一體者後之分國風雅頌爲四詩者其義亦若此而已六詩見之周官其來舊矣所謂教六詩者其亦教六義與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去聲）

此論變風之體也上言風風也教也謂正風也變風之作亦由上以不善化其下故下陳其詩以諷其上既曰諷矣則主乎文辭不務正諫使言之者可以免罪聞之者自知警戒以其言有感發動化之妙故與正風同謂之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上既論變風之體此則論風雅所由變至于王道已衰禮義已廢政教已失國自爲政家自爲俗則亂極矣此變風變雅俱作之時也蓋風之變始於周公之陳王業是時雅猶未變也雅之變始於厲王之小雅盡廢序變雅者首及之蓋變風原於諷其上變雅原於王道衰詩人心乎愛君風雅之所同然變風變雅俱作之時則周既衰矣此序詩者所以詳言之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言諸國之史所以錄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壞哀刑政之苛虐以至於此然其詩皆吟咏情性之眞以申諷諫之義非

通達世故之變不忘舊俗之美何以及此是以存而不敢廢因知變風之作蓋當亂世而其言皆發於眞情而無矯僞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發於眞情而無矯僞以見民之性本善不爲世變之所移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以見先王禮義之澤在人心者未泯也此爲諸國之史而言故專論變風不及變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言國風雅頌之四詩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其爲體雖不同皆有其始本於一國之君有善有否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其德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爲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然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頌者由其德而知其功此風雅頌之辨也一國之有頌亦原於功德惟周頌功德有餘則辭愈約魯頌功德不足則辭愈詳此爲異耳至如商頌成湯之功德有似武王故那詩亦似執競中宗高宗功德不及成湯故詩視那爲

加詳然則頌之名雖同而功德之優劣亦不能無
辨也彼賦比興之體則無所始不可以名詩故名
詩者於六義之中取其半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言二南正始爲王化之本其道則一夫詩旣立
此爲王者諸侯之法安得不別而言之周南以化
言召南以德言蓋道德者敎化之本敎化者道德
之效道則無所不該擧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
亦曰后妃之德德則隨遇而見擧其德則效在其
中故召南亦曰文王之化安有聖賢淺深之辨哉
其曰自北而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岐周以至于江
漢南國之遠故以自北而南言之曰先王之所以
教者以周之爲諸侯也久矣而大王王季皆爲賢
君論王者之風故不得不歸之文王諸侯之風則
自大王王季已有善教於其國故以先王所以教
言之曰所以教則大王王季文王皆與焉由詩序
之時而言文王亦可謂之先王也其繫之周公召
公雖因於所得之地其亦成文王之志與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此言作關雎之詩者旣樂得是淑女以配其君能以進賢女爲己憂而非以色道淫又哀是淑女能思賢女之進用而惟恐傷之夫好之至之謂樂與樂有子之意同念之深之謂哀與哀王孫之意同明乎哀樂之說者可與語關雎之義矣學者於關雎之詩惑於所作之時故其說不一遂失詩人之本意竊謂大姒之賢以不妬忌爲本故衆善皆由之而出而助成文王齊家以平天下之道爲萬世法蓋基於此故關雎之詩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特取之爲一經之首詎可易言哉然則是詩或作於其時或作於其後皆不足疑其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則一而已

關關雎(七余)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詩人謂雎鳩之爲物摯而有別異於衆禽而關關和鳴遠在河中之洲以爲可比后妃遂以喻大姒有幽閒淑善之德爲文王之配曰好逑有相愛好之意劉向記魏貞之言曰雎鳩之鳥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所謂有別者如此

參(初金下同)差(初宜下同)荇(衡猛下同)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接余也流周流也言大姒不妬忌故能求左右之賢女爲己之助寤寐不忘然大姒思求左右之

賢女固非廣取女色以助淫樂蓋后妃以奉祭祀爲重故汲汲於求助夫賢女之助固不止於祭祀詩人舉事之重者謂參差荇菜必賴左右周流取之而後可以成禮則事之小者從可知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言大姒既欲求左右之賢女以助祭祀故於其求之未得也寤寐服膺而至於中夜廢寢輾轉以待旦愈覺夜之悠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之窈窕淑女鍾鼓樂洛之

此言大姒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鍾鼓相樂無一毫嫉妬害善之心大姒之德如此可謂盛德也已夫爲君子之好逑而能和鳴有別求左右之賢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喜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厭則心之所哀不至於傷矣大姒不妬忌故有是心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序詩者明關雎之義既陳之於大序孔子識關雎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詩之義與樂之聲果相通也是詩五章其一章比也餘皆賦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覃之詩何以爲后妃之本蓋王業之本在知稼
穡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夫稼穡之艱難男
子所當知女功之事女子所當習惟貴而爲王爲
后而能念之非不忘其本者不能也序詩者謂后
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
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爲異惟大姒能不忘其本
故既貴而爲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
之衣則不倦尊敬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於
父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爲婦之道當然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濩胡郭反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亦

覃延也施移也黃鳥倉庚也灌木叢木也言后妃
念在父母家之時其始見葛之延蔓于中谷葉萋
萋然而盛黃鳥飛鳴聚于叢木已動治葛爲衣之
興既而見葛之莫莫然成就遂刈取而濩煑之精
者爲絺粗者爲綌以是爲衣而服之無厭此皆不
忘本之言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曷澣
害否歸寧父母

言后妃既念在家女功之事於是告之師氏欲歸
問安於父母其燕服則汙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
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
其宜稱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可謂無父母貽罹
矣夫后妃之貴可以舉動自如必先告之師氏而
后言歸則尊敬師傅可知也后妃舉動宜盛其車
服至用澣濯之衣不輕改造則躬儉節用可知也
后妃之興此念爲此舉足以化天下此其所以爲
本與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退

念至於憂勤也

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妬忌其次則能節儉也二者
皆常情之所蔽溺鮮有不爲患者今大姒能求左
右之賢女始則相與供荇菜奉祭祀可謂防之以
禮而不淫終則以琴瑟鍾鼓相友樂可謂和之以
樂而不傷不妬忌如此故爲關雎之盛德因女功
而思父母服澣濯之衣而不復尊敬師傅而不驕
能節儉如此故爲葛覃之知本聖人以關雎爲經
之首而葛覃次之蓋詩所陳謂大姒有此二善以
能忘己之私故也私既忘矣則心之所思無非輔
佐君子之事故卷耳又次之以爲后妃之志如此

序詩者極言其志謂后妃能以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者由其忘己之私志在進賢而險詖私謁之心不萌乎中故其憂勤國家與人主同也夫公私不兩立能忘私則險詖私謁之心不生斯能同君子之憂勤矣不能忘私則險詖私謁之心日熾豈能憂勤以輔佐君子耶日求賢而進用之審官而任使之臣下之有憂勤者必知之此國事之所當急者后妃之志能及於是誠可美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也后妃因采卷耳易得之物尚不能充頃筐易盈之器以與賢之難求也如此遂嘆我所思之賢當量才度德寘之周家之列位既知求之難又知寘之當所謂求賢審官也序言又當輔佐君子謂不專於內治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古橫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七余矣我馬瘏塗矣我僕痡敷矣云何吁矣

言后妃思臣下勤勞於道路者始而升崔嵬戴石之山馬已疲而不進我姑酌彼金罍以開釋之使不永懷此役也既而升山脊之高岡馬至病而改色我姑酌彼兕觥以慰勉之使不永傷此役也卒而升戴土之砠不獨馬病僕已病矣勞苦至此非

觴酒所能慰釋但爲長吁而已凡三章所陳皆所謂知臣下之勤勞也周官酒人之奚爲世婦役而酒則有女酒漿則有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内治所當察也因視内治見采卷耳者之不易得而能知求賢之難則后妃念念不忘於輔佐君子矣既因卷耳以起興遂欲以卷耳所造之酒漿以勞賢者后妃之志可以想見不必疑后妃不當自采卷耳亦不必疑后妃不當用罍觴以勞臣下善學詩者宜以志求之是詩四章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樛（鳩下同）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樛木言后妃有恩意以及下而左右之賢女皆得附麗進御爲君子之助猶木之下曲者葛藟附此木以生非嫉妬之念不存於中何以得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力追）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下曲也藟葛之類巨茂也纍繫也荒奄也縈旋也木以下曲故葛逮得以附而生后妃以待下故左右賢女得以附而進君子之有内助如此可謂樂矣所履之福可以綏而安將而大成而無虧矣不妬忌之效有如此者凡二南之詩言南皆指其

地而言蓋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也是詩

三章皆比而賦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亦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與樛木之意同樛木專美文王所履之福螽斯則言文王則百斯男本支百世皆原於后妃之不妬忌其效豈淺淺哉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詩者謂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或謂螽斯微物詩人何由知其性竊以爲凡物之能羣聚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妬忌也孰謂微而不可察哉今螽斯之羣飛詵詵而衆多薨薨而有聲揖揖而會聚則性之不妬忌可見也后妃與左右之賢女相處能如此故其效見於子孫衆多振振然奮起而自能有立繩繩然循理而不紊其序蟄蟄然收斂而不犯非禮豈不爲可美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螽斯七月作斯螽一也蝗類一母百子或云一生八十一子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夭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致天下化之男女得以正昏姻得以時有和協之風無乖離之患宜乎舉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以夭夭言謂其木之少壯也木必少壯則其華灼然而盛其實蕡然而大其葉蓁然而茂以喻女子及時而嫁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亦皆相宜也天下之風俗如此其美詩人以爲后妃之所致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是也然則風化之本可不謹與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竊謂此說止是過求夭夭二字若壯年自肆乃世俗犯非禮者之所爲豈人人皆然况被周召之化者乎夭夭正是形容少壯之意

兔罝（子斜下同）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二南爲風化之首其詩以化天下爲成效所謂化者謂變易其思慮矯揉其氣習暴者俄且仁薄者俄且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然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之

風化其效驗如此其至兔罝其一也夫雖兔之人皆小民之粗有膂力不事生業者爲之宜其扞格難化今也關雎之化旣行一變而爲好德則其時賢人衆多可知矣何謂好德三章所陳是也兔罝捕兔之罟也

肅肅兔罝椓(陟角)之丁丁(陟耕)赳赳(居黝)武夫公侯干城

干城言扞衛公侯如城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肅肅然嚴整椓杙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爲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二南美文王未嘗稱王序詩者追稱之耳

肅肅兔罝施(以豉)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好仇言爲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山間之道稍遠人迹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爲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解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不欺移此心爲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蓋勇而難犯勇而有守勇而不欺皆好德之至也兔罝難

化之人遽能使之好德如此則易格者將偏爲爾
德矣賢人豈不能衆多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芣浮苢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芣苢之詩所以爲后妃之美者蓋不妬忌之效能
使一家之和平爲天下之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爲
樂此豈一朝夕所致哉其化之所被者深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
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之采采芣苢薄言袺結
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之

芣苢馬舄即車前子也毛云宜懷任詩人言天下
婦人求宜子之物雖采之非一采猶以爲薄凡詩

言薄皆未厭足之意既采之以爲已有故掇拾之
捋取之執衽而袺之扱衽而襭之其樂如此可謂
不厭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廣之序形容文王之化不一其辭語其化之效
則以德言原其化之始則以道言德隨所遇而見
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
之化始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被不
足以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
及男子竊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

言之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
然不相求也詩人止言游女不可求不及男子者
蓋化及男子爲易化及女子爲難舉其難者言之
則易化者從可知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南國之木以其喬然上竦故人不可休息其陰
女子以有不可犯之色故人不可求與爲亂如漢
水之廣不可游泳而行江水之永不可方梂而濟
也詩人因江漢以起興故再三言之泳水底行也
方水中桴栰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閭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此言文王之化能使人不思犯禮不能使人絶去
情欲故後二章皆述男子之情雖不思與之亂亦
欲以禮爲昏姻謂是女子苟能以禮而嫁我當於
錯薪之中刈其楚以秣其馬刈其蔞以秣其駒蓋
古者親迎必有車馬此歆慕之辭也申言漢不可
泳江不可方亦以自警謂我雖有此志終不可得
也思有二訓考三百篇之詩如烝然來思爾羊來

思之類皆語助也如孝思維則思無邪之類皆思慮也序言無思犯禮謂思慮不及也詩言不可求思則為語助耳是詩三章前一章比兼興後二章乃賦兼興也楚荆也蔞蒿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汝墳之詩美思夫之婦人當紂之虐政乃能勉其夫以正自非文王之道化漸被人心者深何以得此曰汝墳之國云者蓋舉國皆如之雖婦人亦然尤足以見其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如調張留飢遵彼

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敕貞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斬而復生曰肄惄思而心動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言婦人始循汝水之防伐木之枝幹以為薪是時其夫從役猶未久也而未見君子之歸已心動而不寧若調飢之思食及再循汝水之防伐斬復生之肄則夫之從役更歷歲時獲見君子不遠棄我而歸蓋幸其來歸也凡婦人之情當夫之遠從征役歸而見其勞苦之狀必有怨望之語此汝墳之婦人獨能勉之以正謂汝身之勞瘁雖若魚勞而尾

赤王室之虐政雖若火之酷烈然父母在邇所當
盡力王事不宜辭避以貽父母憂此所謂勉以正
之言也說者以父母爲文王殆非詩人之本意且
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爲父
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以
謂之勉之以正哉詩人之意謂文王之化雖及於
天下三分之二而率諸侯以事紂之心未始少異
故其道化之行雖婦人之愚亦知父母之國不可
怨叛此之謂道化亦文王之心也調飢或作朝飢
或作輖飢均於改字然朝飢思食固人之常情輖
飢謂飢而又飢意近穿鑿不若止用調字蓋飢而

心動則當調其氣謂忍飢也是詩三章前二章興
也卒章比而賦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詩所以爲關雎之應者蓋舉其效之至難
以爲王化之極致且挾貴怙勢若公子者疑於難
化況文王與紂之時又其難者此序指言衰世則
是商之公子非周之公子也今也關雎之化行一
洗舊習信厚愨謹也有如麟然公子猶爾則天下
無復有犯非禮之人矣序詩者因麟而思盛世麟
至之日謂衰世公子乃能信厚如盛世之時也或

者溺於符瑞之說乃謂文王之道化足以致麟非詩之本意且文王與紂之時事備見載籍未聞麟至之祥而振振乃能奮起自立之象公子惟不能自立是以耳濡目染胥倣偷薄今被文王之化旣能奮起而有立是以慤謹如古太平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都佞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人以麟有趾而不踶如公子之不妄動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三者皆慤謹之實也宜深嘉屢歎以爲眞麟也公姓謂公同姓諸孫之屬也公族謂公同

祖有服之屬也詩人正以趾喻公子故序詩者言公子之信厚亦曰如麟趾之時陸璣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定字或作顁爾雅云題也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　　逸齋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序詩者所謂國君積行累功在文王則爲餘事周之爵位雖歷世已久然召南既以國君夫人立義則言國君積累而成國夫人起家而爲配固無害也大抵詩人取物爲比必求其類鵲彊而不淫積以成巢宜以比國君鳩拙而性一居鵲之成巢宜以比夫人曰乃可以配謂其德相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之維鵲有

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言鳩能安於拙不復有所作爲得鵲之成巢遂安然居之以爲己有居處也居之謂入而處此巢也方所也方之謂以此巢爲其所也盈滿也盈之謂夫人歸而與妾媵相處充滿此巢也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故能與妾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妬忌爲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妬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妬忌之行皆推本之言也百兩者百乘之車也御之者迎之也將送也成之者成禮也諸侯之子嫁與諸侯迎送皆百乘故能成其禮也詩人樂夫人之德可以爲國君之配故歌咏其車衆謂其德足以稱之也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蘩之詩美夫人旣歸國君之後無他嗜好首能采蘩以奉祭祀與后供荇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澗山水之間也此言夫

人于是采蘩于沼于沚于澗之中以供公侯之祀事于公侯之宗廟此所謂夫人之職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言夫人所被之服飾其在公宮奉祀事之時則被祭服僮僮然而竦敬夫人之所獨也其卒事還歸則左右從之所被燕服則祁祁然而衆多在公曰夙夜嚴其事也還歸曰薄言未遽去也詩人形容夫人之孝敬動容周旋皆中于禮非大姒孰能之是詩三章皆賦也毛云被首飾也儀禮少牢主婦被錫鄭氏讀爲髲鬄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被婦人之紒亦通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二南自大夫妻以下皆被文王之化者也周南以后妃爲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兔罝之武夫漢廣之游女芣苢汝墳之婦人麟趾之公子公姓公族召南以夫人爲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草蟲采蘋殷其靁之大夫妻行露之貞女小星之賤妾江沱之嫡媵何彼襛矣之王姬騶虞之美人詩之可考如此草蟲與阜螽以異類而相從故深自防閑惟恐陷於非禮自非文王之化浹洽乎人心疇克然爾

喓(於遥)喓草蟲趯(託歷)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物形既不同一旦以草一目以阜則異類可知矣大夫妻見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而從懼不能自保或陷於非禮故君子未歸之時則心忡忡而憂及見其歸相視如初憂始釋耳或曰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當以經為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蕨薇皆菜也此二章言大夫妻因外南山而采蕨薇感時物之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于未歸則惙惙而憂至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悅而平夷矣見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禮者法度之所寓而以誠敬為主蓋誠敬者禮之本法度者禮之文大夫妻特眇然一季女耳而能齋戒以奉祀則其誠敬之本足以稱其文宜其動合乎禮是以序詩者謂之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澗濱水涯也行潦流潦也此言備物之合乎禮也

蓋后妃用荇夫人用蘩大夫妻蘋藻則禮有其等

矣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湘烹也此言

用器之合乎禮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

牖下此言置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尚少爲大夫妻

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齋戒以主祭所備之物

所用之器所置之地一遵於禮且以誠敬爲主非

能循法度而何是詩三章皆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凡二南之詩非必並作於一時後之録詩者隨所

得而取之聖人於删詩之際第存其可以爲後世

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

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

之教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

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蔽芾甘棠勿翦勿

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

蔽芾盛也甘棠甘梨其子白而美者茇草舍也憩休息也說說駕也棠之下可以作舍則非小木矣南國之人以召伯常作草舍休息於此說駕於此故欲勿翦其枝勿伐其榦勿殘敗之勿屈拜之思召伯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也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教至是始興彊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厭於葉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此貞女自警之辭謂行道之間多露能濡人衣我豈不欲蚤夜而行慮其濡也彊暴之男欲謀我爲室豈不欲嫁慮其彊暴弗克由禮或爲所汙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貞女旣不肯嫁而強暴之男遂妄興獄訟侵陵貞女如雀之穿屋鼠之穿墉欲據以爲巢穴詩

四百十四

人道貞女之辭曰誰謂雀無角以何物穿我之屋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獄誰謂鼠無牙以何物穿我之墉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訟然雀實無角其穿屋也善投隙而竄身未爲甚暴也鼠實無牙其穿墉也直穴坏而肆囓其暴爲甚矣賴召伯聽訟之明投隙而竄身者既已退聽不足於室家穴坏而肆囓者亦已沮敗不從其姦計蓋貞女喜能自明故其言如此詳味其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強暴之男已有悛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子不及男子乎

是詩三章一章興也二章比而賦之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詩既謂鵲巢之功致又謂化文王之政蓋指在位之臣而言之若餘人之被其化乃感格而自化耳未足見其功惟在位之臣乃政之所及有是政即有是功如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節儉之政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羡此正直之政也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此其所以爲功致與德如羔羊者謂在位之臣有是德而稱此服也羔羊之德亦衆矣說周官者以爲羣而不

失其類說儀禮者以爲羣而不黨何休說春秋以贄之不鳴殺之不嗥跪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仲舒說春秋以爲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贄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羔羊之德如此則節儉正直在其中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退食自公委（於危）蛇（移）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子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言以羔羊之皮爲裘用素絲以爲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

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紽曰緎曰總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以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横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曲而動乃能遂其直惟不可變而爲横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横爲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門入公門無私交之行也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凡人之情於人之所見則儼然其容人所不見之地則鄙慢無所不至今羔羊之大夫自公門入私室所對則妻子僕妾而不改朝廷雍容之氣象竊謂孔子在鄉黨朝廷恂恂便便自然中節若惟務不改近乎好僞

殷隱下同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之勸以義與汝墳之勉以正一也然勉者謂於旣歸之後勉其勿倦望之將來也勸者謂從征之時勸其盡力勿遽懷歸也召南之大夫遠從征役不遑寧處已自知義而其妻又能勸其盡力夫婦俱賢固爲可嘉彼汝墳役夫之妻乃貧賤愚婦人耳亦知勉以正則其道之妙尤爲可美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聲盛貌南山指南國之山也大夫妻旣知義故因靁以起興遂以靁喻君之號令謂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有殷然之靁聲人皆畏之況君之出令俾從征役何人敢違此宜乎大夫莫敢遑暇莫敢休

息莫敢安處也始言陽中言側卒言下有漸近之意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複如此非知義者不能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摽(婢小下同)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寧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昏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唯恐其失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梅之落以踰人之年召南之國初被文王之化前此困於商俗男女至此皆已年及或又過之故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曰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七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吉日則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三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今亦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頃筐已盡取之矣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相及而遂語之也人

情喜於及時而唯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是詩
二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昏欲及時者所以全之
於節行未破之時竊謂此說非所以處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者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之詩能使賤妾亦知天命能盡其心自非夫
人無妬忌之行所以感服其心者有素何以得此
序詩者以爲惠及下殆與樛木逮下無異然則夫
人與賤妾可謂兩盡其道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說者謂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又謂
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或者
又曰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詩人以三與
五爲八故以况之是又以三五爲娣媵也殊不知
噣即柳也元命包以柳爲五星天文至星經以柳
爲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包爲非以天文
至星經爲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
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噣見於東方
旣不同時則五非噣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
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

言之爲十有五故曰三五竊意此詩出於賤妾之口安能窮究象數若此其詳但據所見或指以問人略說小大之名耳就使果知象數則心三星噣八星參六星昴七星詩人取象必緣其類夫人一而已以是爲比豈其類耶況衆妾進御自有次序不隨夫人在禮夫人專夜衆妾不敢當夕初無相隨之義惟日月者夫婦之象是詩雖不及月要之月可以比夫人大辰可以比娣媵嘒然微明之小星乃衆妾也一章賤妾自謂視嘒然無名之小星或三或五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嚴整宵夜征行蚤暮在公家寔由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

二章亦賤妾自謂視嘒然小星之中維參與昴[illegible]同見於西方而小大有異蓋參與昴連體謂之大辰昴即留也謂物成而繫留二者比小星爲大蓋以喻娣媵也衆妾非敢望如娣媵是以肅肅然宵夜征行抱衾裯而往來寔由命之貴賤與娣媵不相若也不敢斥夫人而指娣媵則其知貴賤也審矣毛氏云衾被也裯襌被也鄭云裯帳也或云漢世名帳爲裯齊詩作幬注云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

江有汜 祀 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江有汜之詩亦作於當時與行露之意同蓋江沱之間其初尚未被不妬忌之化故嫡專恣廢禮既不以媵備進御之數又役之以勞苦之事至是風化始行爲媵者雖勤苦而無怨嫡亦感悟悔其初心待媵有禮矣序詩者專以美媵爲言蓋謂媵能無怨於先嫡能悔過於後由無怨而致悔過此其所以美媵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水決復入曰汜水岐曰渚沱江之別者江沱猶江漢序言江沱之間猶言江漢之域也詩人因江沱以起興謂嫡之必有媵猶江之必有汜必有渚必有沱水雖有大小其流必相通也以用也與相與也過過從也嫡之始嫁也不以禮遇媵旣不知所以用之又不能相與不復過從已而被文王之化媵雖當勞苦之事而能勤而無怨嫡遂悔悟相遇以禮變悲嘯爲詠歌雖曰由無怨致然非貴賤皆被其化何能兩盡其道如此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之惡無禮亦與行露江有汜之意同蓋始猶習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旣被文王之化則雖在商之末世強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野有死麕[倶倫]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束有女如玉

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死之麕鹿及以樸樕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與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子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儀禮射禮有誘射謂以禮道之正與此誘同

舒而脫[敕外]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美邦]也吠

此章設女家謂男子之辭舒徐也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謂旣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舒遲以圖之無或遽禮感動女子之巾帨無或使女家之狗驚

而相吠蓋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之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公既去之後録詩者得其詩於召南之地雖已歷數世之遠以其肅雝之德實本於文王之遺澤故編次於召南也其詩指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於經既有可據何用曲說終自窒礙不能使人不疑且周南之公子詩序明言衰世故可以爲商之公子此序止言王姬則周之王姬也若舉書寧王易康侯爲例以文王爲平正之王大公望爲齊一之侯則文王未嘗稱王後世追稱之耳大公望既封於齊矣又可以齊一命之與就使果武王之女則武王已王天下王女尤爲貴重不必言王孫也說者案武王二女大姬下嫁胡公次爲媵況武王既娶大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大公之子武王之女乃甥舅也可以爲昏姻乎若以爲商王之孫則商之末世不聞賢君安得目爲平王也案春秋魯莊公元年書冬王

姬歸于齊嫁齊襄公也又莊公十有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威公也東周二王姬皆平王之孫嫁于齊而嫁威公者謂之恭姬近於肅雝之德矣或疑詩亡然後春秋作不應平王之孫有詩在正風且去文王世數既遠不當繫之文王先儒固已辨之所謂詩亡乃王者之雅亡耳今案詩譜諸國風下至定王猶有詩如陳風株林等篇是也若謂東周不當有美詩則定之方中美衛文公在惠王之世蓋變風雖有美詩皆繫之列國自周南召南而下況王姬能成肅雝之德有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之遺風世數雖遠實文王之子孫也在成

王時多士助祭者肅雝顯相詩人亦以爲秉文之德其詩繫之文王則文王之子孫有祖之德繫之文王何疑之有序言下王后一等謂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爲上揄狄次之成周之制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襛者華也厚也唐棣其華特盛桃李同時而華皆取相輝映之義緡綸也取以絲爲綸之義詩人謂彼車服之盛如唐棣如桃李不可謂薄陋矣然一

遵於禮初無浮靡僭侈之事人之見之皆以爲能
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想而知以絲爲綸有合姓
綢繆之意鈞用絲綸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
以成家二章先言平王之孫昏姻之道男下女之
義也三章先言齊侯之子夫夫婦婦正家之義也
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

符瑞之說學者不必深泥孔子固嘗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蓋謂古之盛世則有是物自嘆生非其
時無復覩此故曰吾已矣夫意謂吾道可以措世
如古之盛而不見用耳非直謂已之道可以必致
是物也且鳳猶有再至之理河圖洛書之文爲萬
世不易之法一出足矣安用復出邪魯狩獲麟孔
子傷之謂盛世所有之物乃因獵而得天理人事
舛錯至此則吾道何由可行故感麟而作經亦感
麟而絶筆學者遂有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之說
智者所不道也周南終於麟趾或者疑文王之化
足以致麟而騶虞之詩其說尤異且麟趾騶虞之
詩所以爲關雎鵲巢之應者謂文王之化託之后
妃者至麟趾能化及衰世之公子託之夫人者至

騶虞能化及於司獸之虞人蓋公子宜偷薄而信厚虞人宜多殺而好仁皆世之所謂至難者故以二詩爲二南之終以明王化之極致所謂應者猶言效驗云爾而說騶虞者以爲義獸且方嘆其仁而有取於義獸可謂不類矣參考衆說惟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戴記射義謂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以詩之文義求之灼然可信況麟趾騶虞之序視餘篇爲特詳初無符瑞之說學者惡可舍此而取彼哉序詩者謂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求之於詩如行露之貞女終能自明不爲非禮之汙則人倫正之實也如羔羊之在位皆節儉正直無私交之行則朝廷治之實也如江沱之嫡媵能無怨而悔過野有死麕之男女當亂世而惡無禮則天下純被其化之實也至庶類蕃殖蒐田以時則物被其澤皆蕃育以遂性國重農事命蒐田以去害彼騶囿之虞人宜以殺獸多爲有功今乃驅五獸以待君之一發好生之仁如此虞人可謂王化之極致故以王道成爲言然則文王之王道至此可謂無一毫之可議矣

彼茁側劣者葭壹發五豝百加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于嗟乎騶虞

葭蘆也蓬草名也茁出也豕牝曰豝豕生一歲曰豵葭蓬始萌而命蒐田可謂得其時矣騶囿之虞人前驅五豝後驅五豵皆以待上之一發以見庶類之蕃多故易驅如此而國君前後所取各止一獸之縱逸者不知其幾于嗟乎騶虞嘆此虞人好生之仁也二南詩人未嘗指言文王特序詩者推言之耳今此詩嘆虞人之仁說者乃獨以嘆文王之仁有如騶虞就如其說亦不應以獸而比文王也或謂文王之囿何以名騶竊謂以騶爲獸漢人亦嘗言之如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歸義則騶牙見其齒

前後若一故名騶牙或疑牙虞聲近亦牽合之說彼見詩有騶虞之篇而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易牙爲虞爾司馬相如封禪文有曰囿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封禪之文作於相如臨終之日武帝在位久矣毛公爲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博士則詩義已行意相如亦祖毛氏以求合詩書欲人主之必聽也至晉張華號爲博物謂珍獸若虎具五采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華之意本欲遷就以牙爲虞然色具五采與毛氏白虎黑文之說既已不同尾長於身日行千里乃獸之有

軼材者殊無仁之氣象惟許氏說文謂不食自死之物以求合毛氏義獸之說陸氏疏義謂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以求合毛氏不食生物之說殊不知一以爲不食自死之物一以爲不食生物二說正相反不足證也竊意文王之囿亦必取物以名之名囿爲騶豈以騶牙爲遠方難致之物亦猶後世閣以鳳名臺以麟名皆取其可貴者然則雖以騶名囿而虞自爲司獸既不可以騶之一字併以虞人爲獸亦不可以虞之一字而廢騶牙之說庶乎通論也案左氏傳成公十八年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氏謂周禮諸侯有六

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然則晉以馬爲騶猶後世以馬爲龍皆取諸異物以名其馬也又案左思魏都賦曰邁良騶之所著張銑釋之曰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戴記月令天子教以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釋之曰七騶爲趣馬主駕說者夫所獵之地謂之梁騶則與以司獸爲騶虞之意同矣鄭氏箋詩固不敢徇毛之說以騶虞爲獸至釋射義則曰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然則以騶虞爲虞人不爲無據矣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爾雅釋獸獨無騶虞鄭氏豈有見於此邪是詩二章皆賦也

鄧子珍

詩補傳卷第二

後學成德挍訂

詩補傳卷第三

邶風 鄘衛說附 逸齋

邶鄘衛皆商紂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地封紂子武庚命管叔蔡叔霍叔爲之尹以教商民謂之三監其後三監挾武庚以叛成王旣黜商命殺武庚伐三監於是封微子之後於宋以爲商後以商餘民封康叔於衛三分其地與邶鄘並建衛之子孫稍并二國而兼有之國史錄詩不與衛之滅國故先邶鄘而後衛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其國之舊然三國之詩皆衛之事實亦猶木瓜美齊威公以其作於衛地故不得謂之齊猗嗟刺魯莊公以其

通志堂

作於齊地故不得謂之魯先邶而後鄘豈以其亡之先後與二南正始由於文王之道大姒之德故變風亦以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爲首變風者正風之反也此邶鄘衛所以次於二南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柏舟終篇皆君子憂國之言不以己之不遇而少替此其所以爲仁也衛頃公與君子則不合而以小人自近則其國可知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柏之爲木堅脆而多節不宜爲舟其初雖汎然在中流與他舟無異而其質入水易敗不可以任重致遠以辟小人在位終敗國事此君子所以終夜耿耿然不能寐若有隱痛在身非我無酒可以遨遊以見憂之深不遑自逸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汝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納也鑒雖明而其納影也初無分於妍醜皆並納之我心之明不能如鑒之並納言必欲爲人君辨君子小人蓋憂之甚者親如兄弟若可以據依爲助今也微以我之所憂往愬之反遭其怒謂我

爲不當然蓋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之意同傳曰金水內影火日外影鑒金也故
能納影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上章言往愬於兄弟反逢其怒似欲君子改其常
操以趨時求合故君子矢之曰石雖堅尚可轉我
心不能如石之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我心不能如
席之可卷惟能持其心而不可遷變故凡見於威
儀容止之間亦棣棣然相承如一不可有所選擇
而改其常度此言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內外
皆有所守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占豆）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
之寤辟（避亦）有摽（符小）

君子之所以甚憂至於悄悄然介於中者以其見
怒於羣小必不容泰然安處既見誣而可閔又受
其侮玩也君子之憂如此所以於其靜而致思不
覺驚寤而至於舉手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衣靜言思
之不能奮飛

居諸語助也日君象月臣象月有盈虧則微者月
之常日不可微也此日而微則爲羣陰之所蔽而

君道虧矣君子憂小人用事盜惟辟之威福使君道之尊乃與臣下迭爲盛衰此胡可忍哉故君子憂之如蒙不潔未能澣濯所以於其靜而致思恨無羽翼可以高飛遠擧避此汙辱也是詩五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衞莊公娶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州吁之母嬖而上僭莊姜失位故賦是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黃正色喻夫人也綠閒色喻嬖妾也以綠爲衣以黃爲裏以綠爲衣以黃爲裳則尊卑上下之分皆倒置矣故莊姜憂之謂此憂何時可止何時可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莊姜指莊公而言謂冬裘而夏葛乃理之常今君使我失位以至困窮是猶衣以絺綌使禦淒然之寒風可謂少恩矣我思古人所以隆夫妻之恩

者實有得於我心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旣無子莊公復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桓公立州吁弑之戴嬀歸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以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戶結）之頏（戶郎）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燕燕鳦也古人重言之也差池羽不齊也頡頏飛高下也下上聲小大也鳦以春至以秋去莊姜感

戴嬀之歸故以喻之遠送于野不忍别之意也將之亦送也陳在衛國之南故曰遠送于南莊姜〻〻戴嬀所生子爲己子則其相友愛可知矣宜乎遠送之日始則泣涕如雨之多旣而佇立以掩泣旣而勞心而不釋

仲氏任（而鴆）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王）寡人

仲氏戴嬀字也先君莊公也寡人莊姜自謂也周官六行信于友爲任莊姜謂仲氏於我相信如友故曰任只且稱仲氏之德塞實而無僞淵深而不流温和惠順終始如一旣能自善自謹其身又當

不忘先君有以助我相訣之辭如此冀仲氏之不遐棄也是詩四章其卒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月君夫人之象也日月晝夜代明君夫人內外分治其爲體不輕矣莊姜之賢以禮事莊公而莊公不以禮荅之使至於困窮彼州吁之暴習見莊公之不禮莊姜故敢肆爲侮慢此所以遭難而自傷也是詩雖未免有追咎之言而終於自傷己之不淑所謂可以怨者如此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之人謂莊公也逝往也指已往之事也莊姜謂己之配先君如日月之照臨覆冒下土誰敢侮者蓋由先君往者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不知夫婦之相好是以不能蚤定其難已雖以禮事先君而忍不顧我已雖爲先君之內助而忍不報我此二章皆追咎之言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莊姜謂己之配先君如日月之出於東未常失道而先君乃無善聲如此豈己之父母所以養我者不能令終而致此極乎既不能墨定其難則先君所以不顧我者若使可忘而我自不忍忘先君所以不報我者若可陳述而我自不忍述此二章皆傷己之不淑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一說何爲而能定吾國寧不我顧不我報而國憂則甚焉今之說者曰苟吾利而已國不恤也且未有家破而子可以偏肥未有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者故周傾則嫠婦不能以自恤鄭亡則燭之武必有所不利如之何而止爲己計哉竊謂此說止爲寧之一字非一篇之意與俾也可忘報我不述若不相似居諸語助檀弓曰何居孟子曰有諸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莊姜可謂賢矣莊公夫也以禮事之而不見荅既已自傷己之不淑州吁子也不以母事莊姜至於見侮慢亦自傷己之不能以母道正之終風之詩極言母子之至情冀有以感動柰州吁之暴不能知此使莊姜有母之慈而不得施誦其詩者可爲之流涕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浪笑敖五報中心是悼

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言州吁之暴如終風之疾不以母事莊姜且從而笑侮之其子戲謔敖慢而無忌憚其母則中心惻怛以自傷悼是州吁雖無亡道而莊姜母子之慈未嘗替也

終風且霾亡皆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風雨土曰霾風既疾而又雨土以況州吁之暴益甚不止於笑侮且不復肯來矣州吁雖不往不來而莊姜母子之思未嘗忘也

終風且曀於計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風曰曀曰曀曀則日常陰也曰虺虺則雷電俱發也以況州吁之暴日甚一日而莊姜母子之情尤爲切至因備道人間母子之事以今人驗之則知古人亦然也今人或父母有疾子在他所必夜不能寐或無故自嚏必曰何人道我或無故心動必曰我家有故莊姜謂州吁我於寤時出傷悼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不能寐矣故曰寤言不寐我由中心之願發思汝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自嚏矣故曰願言則嚏當必心動矣故曰願言則懷凡此皆蕞州吁之感悟故以人間母子感通無間之理曉之惜乎州吁之暴頑然不能入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衛州吁弑君簒立遽爲伐鄭之役意欲求寵於諸
侯以和其民抑不知身犯大惡衆叛親離安能得
志故雖與陳宋有成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
人已怨之此詩終篇皆豫爲喪亡之言信乎人心
未易服也序詩者以用兵爲暴亂爲無禮衆仲謂
兵猶火弗戢將自焚其言果信然此詩怨詩也暴
如州吁猶怨而不叛所以爲忠厚也與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之國人聞鏜然擊鼓之聲見州吁踊躍喜鬭之
狀已出怨言則人心可知矣土國城漕者意州吁
當時内興城漕之役外爲伐鄭之舉故國人以爲
與其遠出南伐寧在土國供役耳皆怨辭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
國人謂從公孫文仲南行既與陳宋有成可以歸
而不歸使我憂心忡忡然而不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
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荀）兮不我信（伸）兮
上二章則爲怨辭下三章皆國人與室家相訣之
辭謂我之此行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馬汝

欲求我遺骸當於山林求之自分必死也因言人之死生離合常與汝成誓約矣又常執汝之手有偕老之願矣蓋契者合也闊者離也洵信也信伸也今所嘆者果成離闊矣不容我苟活矣又嘆我言本可信今偕老之約不可伸矣言雖怨切無叛之意故聖人刪詩有取焉是詩五章皆賦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南風長養萬物又當炎夏人之所樂故謂之凱風不必以萬物喜樂爲解衛之時有七子之母不安

於室而欲嫁者其子能形容母氏之劬勞自相切責謂無以當母心故至此母氏既能以慰其心而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此二章形容母氏之劬勞謂南風之長養萬物自棘心夭夭而少壯至可以爲薪南風披拂之力爲多母氏之生育七子自幼至成人其劬勞又過之今母氏有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一令善者可以當母心宜母氏不安於室也

爰有寒泉在浚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胡顯睆

華板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二章皆務以慰其母之言謂寒泉薄物也以其在浚之下人之飲之者可以去煩渴今我七子乃無以少酬母氏之勞是寒泉之不如也黃鳥微禽也以其睍睆好音人之聞之者皆以爲玩好今我七子乃不能少慰母氏之心是黃鳥之不如也孝子能負罪引慝如此則母氏之喜可想而知此之謂能盡其孝道而成其養親之志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衛宣公上烝夷姜下要伋妻可謂淫亂矣國事以民爲重宣公身既淫亂而不恤其民乃數興軍旅爲大夫者久從征役不得休息遂致昏姻失時國人爲此詩者必據所見有從役之大夫雖嘗議昏姻女家未從今既久而未歸不得成禮故國人道此怨女之情卒章有不知德行之說以此知是詩所謂君子蓋指大夫非微賤之役夫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泄泄猶沓沓也國人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之飛雜沓其羽雌雉從之嘆人之不如我所懷之君子乃以我昔日未許之故自遺此阻隔雖嘆無及

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國人復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小大其聲雌雄和之嘆人之不如君子固誠信可託不至相棄我所思自不能釋故再嘆之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視日月之往來易覺其久而君子未歸我所以悠悠然深長思之況道路如此其遠果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能無忮害之心無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爲忮害貪求此國人亦姑狥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於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蓋爲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行諷諫之義也是詩四章上二章興也下二章賦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夷姜宣姜雖皆爲衛宣公之夫人一則父妾一則子婦又皆爲淫亂然宣姜寵則夷姜縊既不知此詩作之先後固難以指爲何人說者以詩有求牡

之說謂宣姜乃宣公要而取之故知爲夷姜此求之過也父妾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謚而爲宣姜明衛人固以宣姜爲夫人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苦例

匏苦匏也濟渡也腰匏固可以渡險今匏未成實而尚有葉則無可以渡此深涉矣彼冒險而不顧者乃謂深則以衣入水謂之厲淺則褰裳而行謂之揭以喻公與夫人不顧禮義肆爲淫亂也

有瀰 彌爾 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 音犯 雉鳴求其牡

瀰深也鷕雌雉聲車軾前曰軌涉水者深當用舟淺或可用車雄雉當求其匹而雌雉不當求其牡今渡既深而盈乃欲用車謂不能濡其軌雌雉反鷕然而鳴不以求牡爲非蓋以車而渡深喻宣公不知畏忌雉鳴求牡喻夫人不知愧恥此之謂並爲淫亂

雝雝鳴鴈旭 許玉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旭日始出也此章譏宣公不能如士之昏姻猶有禮節鴈之雝雝鳴於大昕之旦此納采之有其禮也及冰未泮爲歸妻之期此親迎之有其時也古者行禮必用鴈而冰泮止昏禮爲士尚能然今宣公與夫人爲淫亂漫不知禮節詩人不欲斥其君故舉士之禮以諷諫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五郎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以手曰招此章譏夫人不能如庶人之知
可否不肯妄動彼舟人之子招招召人以渡人皆
從之而我獨否者以須我友之至也今夫人從宣
公爲淫亂殊不知可否詩人不欲斥夫人故舉庶
人之言以譎諫之也是詩四章上二章比也下二
章興也一說此詩刺宣公冒禮義以求其欲若是
其急也匏猶未可以供濟也而急於涉至於濡帶
揭衣以從之豈有濟盈而不濡軌者而宣公則爲
之濡軌聖人制禮豈禁人之欲哉而人自不敢越
禮義而求急濟故歸妻則迨冰未泮人涉則卬須

我友奈何宣公之急其欲如此哉竊謂此說乃尚
責宣公不及夫人非詩人刺並爲淫亂之意當與
求牡舟子之喻並觀之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詩人多以風雨喻亂世如風雅兩谷風其一爲夫
婦離絕國俗傷敗而作其一爲天下俗薄朋友道
絕而作與北風終風無異爾雅以谷風爲東風蓋
欲以谷爲穀故釋之者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
者生長之風也毛氏取之且曰習習和舒貌陰陽
和則谷風至爾雅雜出諸家以谷爲穀穿鑿爲甚

豈足證也觀夫婦離絕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以陰以雨朋友道絕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維風及頹皆亂世憂懼之氣象則習習不得謂之和舒矣大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說者謂大風之行必從大空谷之中然則谷風者由大谷而起說文曰習者鳥數飛也則習習者飛舞不止之貌衛君寵宣姜則夷姜縊是以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其國俗傷敗正如谷風之行物之摧敗者多矣此變風所爲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妃鬼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刘良公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令名也大谷之風飛舞不止繼以陰雨以喻民俗承衛君淫亂之化離絕傷敗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此章乃被棄之婦追怨其夫謂當此亂世所宜黽勉同心以守其舊豈宜乖怒遂致離絕辟之采葑采菲者無以根之惡而棄其葉以喻不當以我今之衰而棄前日之愛汝能保其令名而不違離我則與爾偕老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祈誰謂荼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畿也荼之味苦薺之味甘此章亦婦人追怨其夫謂我始被棄而去遲遲其行以中心有違離

之苦故也道路亦不爲遠爾但送我於門畿以見恩義之薄也恩義既薄厭故喜新荼本苦菜爾則食之謂甘如薺以喻新昏宜可醜者爾則宴安如兄弟之相好也

涇以渭濁湜湜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濁渭水清湜湜清潔貌小渚曰沚此章婦人自謂我如渭之清新昏如涇之濁今爾惑亂反以渭爲濁故爲爾所棄何不於在渚而觀之則知湜湜然清者渭也屑猶切也爾既宴安於新昏不以我爲心切固無如之何但毋往我所治之梁毋發

我所用之笱蓋猶惜其家旦恐其毀敗也既而嘆之曰我身自不遑省閱何能恤我之後乎曰我後云者蓋婦人被棄必有已生之子故眷眷不能忘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婦人自言在夫家時盡其心力靡所不爲深則方舟而渡淺則泳游而行謂不擇淺深事求必濟也家之有無不敢自怠常勉強經營以贍給之鄰里急難不敢坐視常匍匐而往以救助之婦人之言及此可謂賢矣

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古用不售市救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芳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鞫窮也此章婦人度其夫終不能悔故反覆怨之謂我始望爾終身今既不能養我反視如仇讎我雖有婦德已阻絕不得施辟之賈有良貨而不得售昔者未生育男女之初我懼生育之道窮致爾似續之顛覆今既生既育而有似續矣乃使我及於荼毒皆追怨之言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戶對
既詒我肄以世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
肄習也塈息也此章婦人自嘆以天時之冬春喻人之貧富謂我之聚蓄美菜僅能禦冬月之乏至春有新物則見遺矣我昔日助爾治家正如旨蓄今爾既宴安於新昏第以我禦昔日之窮爾何爲外則洸然武内則潰然亂所以遺我者習以爲常殊不念我昔日之勤使我來止息於爾家也婦人雖怨之深終不忍絕豈以有子故與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狄人奪黎氏地黎衛之附庸也來寄於衛其臣勉以歸國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發聲也中露謂暴露也泥中謂泥塗也黎之臣子自嘆其微謂黎既迫於狄又寓於衛臣子可謂微乎微矣臣子之微亦何足言以君之故不可在此暴露也以君之躬不可在此泥塗也爲衛不能振起其微不若謀歸故國之爲愈也是詩二章皆上賦而下比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所類）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黎既爲衛之附庸遂以方伯連率之事望於衛故衛雖非伯而黎之臣子以衛爲伯而責之以方伯之職也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可知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大也叔伯尊稱也與相與也以用也黎之臣子見旄丘之葛長茂而節日以大自嘆寄寓之久遂呼衛之大夫爲叔伯而告之曰何爲使我多日於此而不見郵也何爲處此必有與我矣何爲久此必有用我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大夫之服車亦大夫所乘黎之臣子呼衛之大夫而告之曰衛之服裘者非不蒙戎而盛乘車者非不可東行至黎特不與我同憂爾衛在黎之西故曰不東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如充耳

瑣細也尾末也褎盛服貌黎之臣子自傷瑣尾流離之人不爲衛所卹而衛之大夫如褎然盛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詩人專指大夫不欲斥衛君也一說鬫西謂梟爲流離大則食其母意謂衛人視狄爲瑣尾不知其將爲患故不聽吾言其後果有狄人之難亦通是詩四章上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伶官之名起於黃帝之臣伶倫取崑崙之竹吹黃鍾之宮至周景王問無射於伶州鳩後世遂以名之衛國之賢有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皆可以承王事則非止一人當是其徒相招爲此故雖其才可爲王官有所不顧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疑矩)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左手執籥(餘若)右手秉翟(亭歷)赫如渥(角於)赭(者)公言錫爵

簡之爲訓或以爲大或以爲擇或以爲不恭夫既

自齒於伶官之列不可謂大出於賢者之自爲非上之命不可謂擇獨先儒謂伶官雜於倡優侏儒之間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蓋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見者此意味深長今取之簡兮簡兮重嘆其爲此不恭方將萬舞於日之正中處於衆優之上列其容俁俁然碩大舞於公庭而可仰於是盛稱其才藝容止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則見之射御之間如組織言才藝可取也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見之舞蹈之間容止可觀也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此言其貌之盛如此公乃使之受爵于庭非所以待賢者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毛氏以干羽爲萬舞孔氏謂萬者舞之總名則兼文武而言詩止言執籥秉翟皆文舞之器意者詩人之言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

山有榛（側巾）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生於山果之嘉者苓大苦生於下濕草之嘉者喻衛之賢者才美如此宜仕於王國今乃仕於伶官失其所矣西方西周也周既東遷謂詩人思西周之時人物正如此故嘆美衛之賢者眞可爲西周之人物也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是詩三章上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一說

簡賢以是舞既舞而錫爵是以俳優蓄之也西方賢者所居也山必榛隰必苓物各有其地孰謂斯人也而處斯地也哉雖然不用宜去矣而相從於鄙事何也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召之舞則舞其諸往役之義與竊謂相招仕於伶官此賢者所自爲詩人猶以爲不恭若由君之召則賢者當知去就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乃衛女嫁於他國思歸之詩何以編之衛風竊意衛女思歸作此以寄宗國衛女作之采詩者

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衛女能以禮自克故思歸而不得作此詩以見其志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彼諸姬聊與之謀

泉水始出毖然而流尚能至于淇淇衛地也可以人而不如彼泉水乎此我所以懷歸衛國無日不在念也孌然諸姬非衛國之姬乃衛女所嫁之國娣媵之屬故聊與之謀歸衛之事也

出宿于泲子禮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夫人舉動必有出宿飲餞之禮曰泲曰禰亦非衛國地名當是衛女所嫁之國有此地也衛女始謀歸必有以父母終當遣大夫寧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之意未能自已欲出宿飲餞而行謂女子既嫁雖當遠父母兄弟我今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己之伯姊爾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還旋車言邁遄市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曰干曰言亦衛女所嫁之國地名也衛女之意既未能自已尚欲出宿飲餞而行且欲脂舝其所乘還歸之車使疾至於衛國自謂雖不爲瑕疵而未免有害于禮謂禮當遣大夫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前三章皆思歸之言卒章乃自克之言故以肥泉自釋謂肥泉同出而異歸在物理固有如此者我雖出于衛今既拘於禮不得復歸亦如此肥泉第爲之永嘆而已然思衛國須與漕之邑乃昔之所生長使我悠悠然長思不能忘當命駕而出遊以輸寫我心之憂耳所謂止乎禮義者如此是詩四章一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四章比而賦之一說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謂已不如泉猶得同歸亦

通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忠臣盡瘁事國而上下不知其艱可謂不得志矣
然謂天實爲之歸之命而無所怨此其所以爲忠
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背明向陰處闇之象也殷殷憂盛貌有臣如
此而上下不知可謂不明矣是以憂心殷殷而盛謂
終必窶乏而致貧重嘆上下莫知其艱也下一章
所陳皆上下不知之説也然命實使然何足道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下同）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
（如革）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
埤遺（唯季）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我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上所命之事也政事職所治之事也上所命
之事有適至而不可料者有敦迫而不容緩者職
所當治之事則厚以益我不一而足厚以遺我不
容辭避似有役使不均從事獨賢之意可謂上不
見知矣而我自外而入私門同室之人交徧誚責
我交徧摧沮我是下亦不見知矣非命之不淑何
以致此然忠臣仕於亂世貧窶艱難既知有命何

足形於言室人朝夕相處誚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以自解是詩三章皆賦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上下相親謂之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無卹民之意故百姓不親相率而去可謂不仁矣故謂之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雪其雱(普康)惠而好(呼報)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徐下同)既亟(紀力下同)只且(子餘下同)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涼之風雨雪之候也勢必至於雱然而盛此威虐可畏之喻也至北風喈然有聲則雨雪已霏然而下矣此威虐及人之喻也始威虐方盛謀與惠順而相好者攜手同行而去今威虐及人則行計遂決當求有德者歸之耳然北風止以喻其在上者莫赤者匪狐莫黑者匪烏以喻仕於朝者各從其類胥傚爲虐莫有卹我者當即相攜持同車而載適彼樂土矣或以同行同車分貴賤謂始則賤者去終則貴者去非也同行則猶有未言去者同車則去者益衆矣三章皆言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蓋百姓自相勉勵恐及於禍謂今日之行當

綏乎當急乎只且亦語辭之急者再三言之人情
可見矣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周南被文王大姒之化則雖游女有不可求衛國君與夫人並爲淫亂則雖靜女亦不自保正家而天下定於此顯然效驗不可誣矣靜女既爲刺時之詩序明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蓋謂衛之淫風實由君與夫人之化女之靜者猶如此也三章所詠皆男女相慕悅之事世之儒者以彤管爲女史彊名爲思古之詩其說出於毛氏或又援左氏取彤管之言欲闕之以待知者此亦考之不精爾實無可疑者且毛氏聞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遂以此詩彤管爲女史鄭氏因謂彤管筆赤管也殊不知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竊意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況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之彤管遂爲女史邪

靜女其姝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知躕

此章男女相慕悅期而未遂之辭也靜閑靜也姝美色也城隅幽深之地也踟蹰不果之狀謂貞靜之女有此美色俟我於幽深之地我心愛之而未得見所以搔首憒亂不果於行止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說悅懌亦女美自牧歸荑徒兮洵詢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此二章皆男女相慕悅贈荅以物之辭也孌美態也彤管女子所玩之物也牧田牧之所也荑茅之始生也謂女之有美態者旣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光盛男子悅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此女贈男之物也故男子亦自田牧之所取始生之荑以贈女且謂此荑信美且異矣猶未可以女之爲美姑以此爲美人之贈耳此男贈女之物也說者謂男女相贈荅與鄭風贈以勺藥陳風貽我握椒之意同此固足以發明詩人之本意然世之儒者例信毛鄭之說惟歐陽氏斷然不惑故竊取之且證以刀筆袪千載之疑而彤史之義亦存而不廢獨不可以此詩之彤管爲女史爾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讀靜女之詩知彤管之意則以禮自防在是矣夫寇不自至負乘招之也淫不自興治容誨之也竊謂此說專罪女子似非詩人之本意况由於衛君與夫人無道無德之所化則男女俱

不知禮矣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衛宣公初以禮爲伋納婦既而作臺于河上自以詭計要取之黷敗人倫誠可惡也是詩皆著其可惡之迹與國人惡之之狀辭簡而義明也

新臺有泚(此禮)河水瀰瀰(莫爾)燕婉之求籧(渠下同)篨(除下同)不鮮(斯踐)

新臺有洒(七罪)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泚鮮也洒高峻也瀰瀰盈也浼浼平也燕婉求之不以正也凡人之爲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祕其迹懼爲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視宣公於河上鮮明高峻之臺肆爲燕婉之行固有間矣國人聞其所爲猶未以爲信然也故過其處者爭往視之至不能俯如有籧篨之疾者前後相屬莫知其數不鮮言不少也不殄言不絕也及見其果於爲惡無復愧恥始惡之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此章取物爲比謂網罟之設本以求魚高飛之鴻今乃離之所得非所求事理乖舛喻宣姜本以嫁伋宣公乃以計要取之以魚鳥比君之父子亦惡之之深也國人始猶視之惡之既深則過其處者至不忍仰視若眞得戚施之疾者蓋不忍仰視又

甚於往視而不能俯者矣詩人之言每每如此國人惡其君若不可以訓聖人存之以明有可惡之實者當年不能隱其惡萬世不能泯其迹鑒戒之意深矣是詩三章其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衛宣公既要伋之妻生壽及朔其後朔與母齊姜愬伋於公遂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壽知之以告伋使逃去伋曰君命也不可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然壽知愛其兄而不聞諫其父豈嘗諫之不聽或知其不可諫故與二子爭相爲死或以伋與晉申生皆不敢明毋之過恐傷父之志申生爲恭世子則伋不得爲非或以二子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或以爲舜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壽無救兄重父之過皆聖人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之耳竊謂舜聖人之事非人人所能爲固不可以望二子獨當論其幸不幸昔晉王祥繼母朱氏生弟覽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朱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

疑有毒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
嘗朱懼覽至斃遂止使兄弟幸而如祥覽誠爲兩
善不幸如伋壽豈可輕訾哉況死者人之所難古
人視死若輕必有以也夷齊之死以愧後之爲臣
懷二心者屈原之死以愧後之爲君好讒佞者伋
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爲父母有愛憎者與世之爲
後母無均一之德者視此當愧而知改矣此國人
傷而思之聖人所以取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 下同）其景（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
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夫舟所以濟難今二子皆不免於死辟之二人同
載一舟汎汎然於中流無所維制國人傷其影之
逝知其不能有濟也曰中心養養蓋謂思之使我
中心養養不能定也曰不瑕有害蓋謂思之雖不
可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生也二子之死雖未合道
亦可恕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4年 6月

一万峀

吳于